

論佛經語言學的重要性

香光莊嚴【第四十八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 一四八

有些詞彙，今天習用，佛經中也常見，意思卻不完全相同。

如用「感激」來述說心中的不悅，

「消息」有「調養、照料」、「使之休息」的意思。

讀佛經的困難源於語言的障礙

一般提到「佛經」，總會想到

「宗教的」、「思想的」、「哲學的」、

「義理的」二面。除此之外，就是注

意到「文學的」一面，看作是「翻譯

文學」。然而，另一個重要的層面——

佛經語言，卻長久被忽略了。往往

一想到佛經語言就認為是梵文、巴利

文、藏文的研究，其實就語言的立場

來說，漢文佛典的研究意義與價值更

甚於上述各種語文，佛經語言學不必

依附梵文、巴利文、藏文而存在。只

有在研究原始佛典教義的時候，那些

語文才起作用。

漢文佛典的數量，及其保存的完

整，遠甚於上述各種語文，從東漢至

宋代一千年間，完成了無數的佛典翻

譯工作，不同的階段摻雜著不同時代

的俗語詞彙，反映著各時代的社會口

語。因為佛經是要給大眾讀誦的，不



是少數學者高僧用來孤芳自賞的，所以佛經所用的語言是大眾的口語，必然為一般民眾能懂得的，這樣佛教才能藉以深入社會、傳播於社會。然而，活語言又是傾向於變遷的，今天我們讀佛經感到困難，其實大部分原因在語言的障礙。古代的許多口語詞彙並沒有完整地被記錄下來，並加以訓釋整理。不像正統文言有這樣多的訓詁資料和研究專著。因此，有很多的佛經詞彙，我們感到陌生，也查不出它的具體意義。

運用佛經語言學理解佛經

對於一位佛教信徒而言，也許師父會說，只要心誠意專就行了，虔誠默誦百遍，自能悟道成佛。這或許也是一種法門，但是真正智慧的開啟，仍得從掌握佛陀的寶貴教訓進入。佛陀啟示後人的話，正保存在經典之中，經典仍是曉悟真理的寶筏。因此，我們應該不僅讀經、誦經，還要真正地讀懂佛陀告訴了我們什麼寶貴的教訓，佛經語言學正是要做這樣的工作。

佛經語言學利用了既有的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詞彙學、語法學的知識，去讀懂佛經。利用既有的中古漢語知識去理解佛典。古代的高

僧沙門一向非常重視語言層面的研究，例如「等韻」之學即出自和尚，著名的古代字書《龍龕手鑑》也成於和尚。今日佛經語言的研究，亟待有志者共同來振興。

澄清幾個佛經用語

我們可以舉一類例子來說明這個觀點。有些詞彙，今天習用，佛經中也常見，可是意思卻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還背道而馳。如果不加注意，誦讀時便會誤解經義，違失了佛陀的本意。

「感激——心中不悅」

例如「感激」一語，空法護《生經·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云：

於是，導師及五百人安穩渡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低頭下手，□願海神。時海龍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眾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

這段描寫了海龍神把珍珠丟到海裡，使導師非常不悅。用「感激」來述說心中的不悅，當然不是今天我們所用的意思，這裡「感」是「動」的意思，「感激」就是內心激動。如果我們用現在的意思去理解，就無法貫通了。



「消息——調養、照料」

又如《法護》《生經》中常見「消息」一詞，也不是我們今天所用的意思。

其土國界，無有此鳥，無異類奇妙之禽。時彼國人見持鳥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供養奉事，飲食果菴，日日月月而消息之。

這裡的「消息」有「調養、照料」、「使之休息」的意思。類似的例子還有：

有五百賈人入海求寶。……於時導師號曰吉財，護眾賈人，隨時消息。（《法護》《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

善知識亦有四輩。……二者不與人評計校，三者日往消息之。（《法護》《生經》）

尋便服藥，深自消息，病即除愈。（《法護》《正法華經》）

眾生解斯經典而成佛道，然後講說八萬四千諸佛經品藏。是故阿難當受斯經消息，將慎諦持諷誦為眾人。

（《法護》《普門品經》）
東西南北行從而不得，與穀飲之，隨時消息，令飽滿肥盛氣力。

（《法護》《生經》）
這幾句裡的「消息」都是「調養、照料」的意思。

大鳳凰王頻申，拔諸無明愚痴眾

冥，深入根株，消息愛泉。

這句的「消息」則是「使之休息、使之止息」的意思。

「交通與從事——性行為」

又如「交通」一詞，在佛經中和「車輛、道路」無關。竺法護《生經》：

父母窮乏，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

李維琦《佛經釋詞》認為佛經中的「交通」多表示男女間之性行為。上句當係此義。

又「從事」一詞，佛經中用法也不同。例如：

中夜時來到德光太子所，語之，

言太子不當為放逸之行。於是德光太子從事已來，具足萬歲之中，初不睡眠，亦不調戲。（竺法護《德光太子經》）

使作種種異色，已被服之。迷亂

道德，不親賢眾。達者覺知，不與從事也。（竺法護《普門品經》）

何謂菩薩？捨比丘尼，彈指之頃，不與從事，於彼因緣，心無所起故。（竺法護《光讚經》）

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認為「從事」有男女交媾之義。

上面三條西晉佛經的例子，正是作如此解。

「毒——非有毒之物」



文藝

又佛經中常用「毒」字造詞，卻沒有今日「毒」字的意思，如「苦毒、酷毒、急毒、愁毒、瞋毒、戀毒、酸毒」並不是各類有毒之物的名稱。

名色甚深，六入無厭。不斷諸習，當過苦毒。痛癢不安，恩愛為根。（竺法護《德光太子經》）

壽終墮地獄，苦痛甚酷毒。（竺法護《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如樹木生，先從萌類，結恨急毒。（竺法護《普門品經》）

於時弊魔，愁毒垂淚。（同上）
心多瞋毒，轉相傷害。（竺法護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

魔聞斯甚大愁毒（竺法護《慧上菩薩

問大善權經》）

嗚呼感戀毒，佛將般泥日。（竺法護《方等般泥洹經》）

不任詣長老，陳此酸毒事。（同上）

這個「毒」字的意義已經泛化，表示「有害」的意思，它具有很強的造詞能力，形同一個後綴。通常放在形容性的字後面。結合後可作名詞，如「當遇苦毒」；可作形容詞，如「陳此酸毒事」；可以作動詞，如「愁毒垂淚」。詞義的重心往往在前一個字上。通常那個字在佛經中是負面的意思，都是「有害」的。

「嚴——整頓完善」

又如「嚴」字，在佛經中除了

「莊嚴」一詞之外，又常見「嚴淨」

一詞，意為「莊嚴無染」。例如：

所生佛土嚴淨境界（竺法護《光讚

經》）

咸共發心成嚴淨國（竺法護《文殊

師利佛土嚴淨經》）

具足備悉嚴淨功德（同上）

具說普照常明德海王如來，其上

嚴淨。（同上）

下面的例子「嚴」字就不作「莊

嚴」解，也沒有今日「嚴格」、「嚴

厲」的意思。

嚴駕出征，欲討穢逆。（竺法護

《聖法印經》）

改正法服，嚴行視之。（竺法護

《力士移山經》）

疾嚴車騎（竺法護《生經》）

嚴治善道（竺法護《德光太子經》）

如日明曜，眾寶嚴好。（竺法護

《等目菩薩經》）

大音雷震，而普遍以交露而嚴

飾，其色甚殊好。（同上）

端正殊好寶嚴身（竺法護《須摩提菩

薩經》）

這裡的「嚴」字都有「整頓完

善」的意思。「嚴駕」就是「整頓好

車馬」。「嚴行」上承「改正」，所以

也是整飾行止之義。「疾嚴車騎」是

「立刻整頓車馬」。「嚴治」即是「整

治」。「嚴好」就是「完善美好」。

「嚴飾」就是「裝飾完好」。



佛經語言學值得重視

上面的詞義討論，都以西晉竺法護所用的語言為例，由此一隅，可以見出佛經用語有異於今，不能以今日之語感去揣度。佛經用語也異於古之文言，因為它是古代的白話。這是我們讀經不可不注意的。可惜向來的佛教詞典都只注意佛家名相，對專有術語的詮釋著力較多，往往站在哲學思想的角度去搜集佛典詞語，忽略了其中大量的日常用語，其中雖沒有任何高深的佛理，卻是我們貫串全句，通解篇章的關鍵。佛經語言學就是從這些角度去探索，冀以彌補過去的不

足，值得我們共同予以重視。

（編者按：文內標題為編者所加）

竺家寧簡介

1 民國三十五年生，國家文學博士。曾任教於淡江大學，現任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

2 發表有〈早期佛經中的派生詞研究〉、〈佛教傳入與等韻圖的興起〉等論文，並著有《聲韻學》、《古漢語複聲母研究》、《音韻探索》等書。

3 目前正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進行敦煌佛經之語言研究。